

怪力亂神

萬墨林

——滬上往事之十五

漢奸鬥法花招百出

自從汪精衛的漢奸偽組織成立，始終都偏處東南一隅，仰日本皇軍的鼻息。同時，在汪精衛、周佛海攜手合作，同流合污，搞垮了南京維新政府的梁鴻志，北平「天字第一號」巨奸王克敏以後，以汪精衛為首的「公館派」，和周佛海領



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期的汪精衛，小醜跳樑，沐猴而冠，居然穿上海軍元帥戎服。

頭的周派，又稱「館外派」，幾乎是立刻就展開了明爭暗鬥，自相火拚。這個局面一直持續到抗戰勝利，日軍投降為止，其間刀光劍影，喋血苦戰，最熱鬧、最富戲劇性，最最醜態百出的，首推汪周二派的拚命爭取偽組織的偽特工。

汪精衛怕老婆；舉世聞名，所以，他的所謂公館派，實際指揮者是他的醜家主婆陳璧君，而非汪精衛本人，這也就是所謂的牝雞司晨，套句上海人的俗話：「簡直熱昏」。陳璧君、汪精衛之下，「公館派」的大將還有三位廣東同鄉：汪精衛的左右手陳公博，心腹林柏生，和乾女婿褚民誼，這三個是放得出去的「方面大將」，再次一級的則為陳春圃、胡蘭成、陳君慧等。事實上陳璧君對「公館派」

第二號人物陳公博，就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，並非陳璧君和陳公博之間有任何歧見，完全是出於私衷的疑忌，因為陳公博太喜歡玩女人，他的風流艷事層出不窮，騰喧於世，使得陳璧君不惜公然的對人說：

「就怕他帶壞了汪先生！」

另兩名「公館派」的「方面大將」，林柏生兩夫婦誠然在汪精衛、陳璧君跟前裝呆賣乖，拍足了馬屁。但是一離開汪公館就要為他們自己的利益打算，林柏生一心想當「公館派」的參謀長兼秘書長，亟於內外大事一把抓。因此反而使他只顧眼前，見事不遠。褚民誼呢，根本就是無用的廢物，他是汪精衛的出氣筒，長陳璧君如虎，縱使見面也祇有搖尾乞憐的份，他當然沒有膽量在汪陳之前侈談什麼「方針大計」，「應興應革事宜」。便由於如此這般錯綜複雜的羣奸人事關係，替汪精衛把上海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從「館外派」周佛海的手裏奪過來，成為「公館派」的一股助虐為惡「大力量」，這一樁汪偽組織的大功勞，方始會由新近投効汪精衛不久的胡蘭成加以促成。

胡蘭成是浙江嵊縣人，小時候到杭州蕙蘭中

學去讀書，讀到了二年級，考取杭州郵政局郵務生，一個月拿三十五塊大洋的薪水，待遇算得上是很優厚的了，而且郵政局的差事一向被稱為鐵飯碗，但是胡蘭成只做了三個月，便因為對於局長不服而被開除。二十一歲那年他到了北平，在燕京大學副校長室擔任抄寫文書的工作，工作閑暇也會旁聽過幾門功課。一年後國民革命軍第一期北伐成功；蔣委員長親率北伐大軍擊敗吳佩孚，打垮孫傳芳，前鋒連克南京、上海，胡蘭成也從北平南下回到嶽縣家鄉。他一度到南京謀職，一無所成頹然而返，又到杭州他的一個同學家裏住下，當時他早已娶妻生子，但是他却很不安分，對他同學的一個妹妹起了壞心思，而那個女孩子才祇有十六歲。事為伊母所知，也不說破，只是即日設宴給他餞行，臨別時還送他五塊錢路費。

然而胡蘭成真不愧為厚臉皮，他回家鄉賦了半年的閑，亟於謀個出路，重出杭州，又到這位同學的家裏住下。直到第二年上他才被介紹到中山英文專修學校教書，學校就在杭州馬市街。辭出他同學家的那一天，他同學的母親還為他新製一床棉被，再設一次酒饌送他的行，全家大小包括他同學的一位庶母范氏，全體上桌相陪。殊不知，二十餘年後，抗戰勝利，胡蘭成身為大漢奸，畏罪逃亡，這位范氏仗義掩護他通過一段路程，他竟會把這位老世伯的姨太太勾上了手，生米成為熟飯，當了他逃亡時期的情婦。

一滴眼淚都沒有了

胡蘭成在中山英專教了兩年的書，又愛上了一位于姓同學的胞妹，于家四小姐，由於于家是杭州大戶，他又是育婦之夫，這一段單戀，當然也就形成了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之局。後來他轉赴蕭山湘湖師範任教，一心想到廣西去，投向西南陣營。詎料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中日淞滬之戰爆發，路途梗塞，無法成行，只好再回家鄉躑躅豆芽，偏巧和他結髮七年的妻子生了病，他迫不得已到他乾媽家裏去借錢，但是一見他乾媽的面，只是說起他妻子病了，並不會提起借錢的話。他家裏左等右等不見他回去，派人去催，胡蘭成這才無可奈何的跟他乾媽開了口，他乾媽聽後便冷冷的說：

「家裏那裏有錢？」

碰了一個大釘子，胡蘭成悶聲不響，起身而出，他向他家裏來催的人說：

「我去一趟紹興，就回胡村。」

他原來是想到紹興找兩位舊日同學借錢的，打算三天之內打個來回。他乾媽見他一聲不吭，直往胡村相反的方向走，也曾追出門來，喊了他幾聲。但是那時胡蘭成正在氣頭上，他對他乾媽的喊叫，置若罔聞，根本就不屑加以理睬。

可是，他才走了十幾里路，天色向晚，驟然來了一陣雷雨，把他混身上下，淋成通濕。胡蘭成也不怕他乾媽家裏人的恥笑，就此打了回轉，又到他乾媽家住着。錢借不到，他索性把心一橫，在他乾媽家裏篤篤定定的住下來。三天後，他妻子在家裏等他不到，一命嗚呼，當時他正在乾媽家吃早飯，飯後忽然說起要回胡村，他乾媽還

是不肯借錢給他，祇說：

「真是的，你也該回去看看了，放着你的老婆在家裏生病。」

胡蘭成悶悶悒悒，回他胡村的家，才走了十里，便看見他的四哥趕來，告訴他說：

「玉鳳今天早晨斃了！」

胡蘭成也不哭，他和他的四哥同赴章鎮，他四哥去看棺木，他去找一個曾經借用他家廳室開酒店、藥店起家的成奎借錢，那成奎是個放高利貸的，聽說他妻子方故，想借六十塊錢辦喪事，當下就一口回絕的說：

「沒有！」

胡蘭成束手無策，只好在成奎的家裏喝杯茶，歇歇腳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他親眼目覩，從外面來了兩個人，向成奎借五百塊錢，利息長年一分半，成奎毫無難色，當着胡蘭成的面，取出五百塊錢來當場付清，胡蘭成一氣，站起來就要走。成奎却留他吃飯，吃便吃，飯飽後，胡蘭成關照了他的四哥一聲？錢沒借到手，再急急趕回他乾媽家，一路上，他怒火中燒，以至情不自禁的，失口高喊了一聲：

「殺！」

再度折回他的乾媽家，胡蘭成在簷頭下見到他的乾媽，直截了當的說：

「我要六十塊錢去辦喪事。」

照說，她一聽就該曉得胡蘭成的妻子已逝，然而，這位老太太却仍舊無動於衷的說：

「你說話好新鮮，家裏那兒有錢呀？」

胡蘭成着急不過了，便逼着他的乾媽，一登

聲的脅迫着說：

「妳拿鑰匙來！」

於是，他拿他乾媽的鑰匙，自己去打開了錢櫃；往裏一看，錢櫃裏竟有七百塊大洋，整整齊齊的包着。胡蘭成取了六十元，拔步便走。他乾媽眼睛一紅，聲音都變了的說：

「到底還是我被你打敗了。」

從此以後，胡蘭成便不時的說：

「我對於怎樣天崩地裂的災難，與人世的割恩斷愛，要我流一滴淚，總也不能了。我是幼年時的啼哭，都已經還給了母親，成年的號泣，都已還給了玉鳳。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！」

陳春圃帶親筆信來

胡蘭成的妻子出殯落葬才兩個月，他便又從他乾媽那裏，得了一百二十元，留三十元給他母親安家，九十元帶在身上當路費，他萬里迢迢的到了南寧，經人事先答應了的工作又落了空，兼以水土不服，就此病倒，異鄉落魄，甚至不曾延醫服藥。在那個時候，他只想一旦病好就去江西，投奔共產黨。

在南寧臥病二十日，竟然不藥而愈，又由廣西教育廳長李任仁，介紹他到廣西省立第一中學去任教，和一幫共產黨員混在一起，上課的時間居然相互角力，打架為戲。有一次喝醉了酒，被人一激，當衆高喊：「打倒白崇禧！」嗣後，他從南寧到百色，到柳州，當了五年的中學教員，拚命的研究馬克思主義，後來，他又追求廣東將領李揚敬的堂妹，跟同事打賭，闖進那女孩子的

房裏，抱起她來就親了個嘴，被那位李小姐，一狀告到校長那裏去。學期結束，便解了聘。

民國二十五年兩廣事件，胡蘭成在柳州日報上極力鼓吹，他說：「發動對日抗戰必須與民間起兵開創新朝的氣運結合，不可被利用為地方軍人對中央相爭、相妥協的手段。」居心險惡，可想而知，所以兩廣事件圓滿解決，胡蘭成旋即桂林受到軍法審判，坐了三十天的牢。其後還是他寫信到南寧，向他一度醉呼打倒的白崇禧求救，方始獲得釋放。

胡蘭成從廣西逃出了性命，立刻就輾轉回到噸縣家鄉。那時候，他已經娶了一房續絃，名叫全慧文，生有一男一女。到家時方知他母親已於兩年前去世，家中只剩下他前妻生的一個兒子，和一名二十歲的姪女。

二十六年三月間，胡蘭成又到了上海，在上海中華日報當主筆，七七事變，抗戰爆發，上海淪陷了，他又被調到香港南華日報任總主筆，用流沙的筆名寫寫社論，同時，還在蔚藍書店兼個差。從那個時候起，他跟汪精衛一系的林柏生、梅思平、樊仲雲等漸漸接近。林柏生對於部屬一向很苛刻的，胡蘭成在香港，他只給了他一個月六十元港幣。

胡蘭成的投入漢奸陣營，時在民國二十八年二月，汪精衛「艷電」發表兩個月後。有一天，在他來說，自是「一朵春雲自天而降」，汪精衛的親信陳春圃突如其來的約見他，當面遞交給他一張汪精衛的字條，這張字條上簡單明瞭的寫着：

「茲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銘向蘭成先生致意。」

當時，陳春圃便對胡蘭成說：

「你最好寫封回信給汪先生，因為前次的那封信你不曾覆，汪先生很掛念。」

胡蘭成不由怔了一怔，愕然答道：

「以前我並沒有接到過汪先生的信呀？」

陳春圃一聽這話，頓時就不言語了；——事後方知，汪精衛的那一封信是林柏生故意扣留不發，不曾轉到。陳春圃歇了半晌，方始問道：

「你現在月薪多少？」

胡蘭成據實回答：

「港幣六十元。」

陳春圃面現驚訝的說：

「那怎麼可以呢？你的薪水這麼少，汪先生確實是不知道。倘使他知道了，一定會心中不安的。」

彼此又略談數語，胡蘭成方始告辭離去。過了幾天，陳璧君到了香港，她派她的「女官」，林柏生之妻，去把胡蘭成接到她的住處，見了一次面。從這一天起，胡蘭成的收入一增將近四倍，他的月薪加到三百六，另有兩千元的機密費。

至此，胡蘭成業已一脚陷入泥淖，「拿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」，他唯有被汪精衛、陳璧君牽着鼻子走，一道落水當漢奸了。

落水沒頂多言賈禍

果然，不久以後，汪精衛自河內潛抵上海，

飛往東京，賣身投靠，認賊作父。當他再到上海與日方開始「內約談判」，拍個電報到香港，命胡蘭成赴期前往，胡蘭成也就心甘情願的啓程北上。由「中華日報總主筆」、汪精衛的隨從秘書，而偽宣傳部政務次長，成爲大漢奸的「十二金釵」之一。由於他是由汪精衛派人把他拖下水的；而平時他也祇跟陳璧君、汪精衛接近，所以他也被列入「公館派」的一員。

「公館派」與「周佛海派」一直都在狗搶骨頭，爭權奪利，雙方面誰都看誰不起。祇不過，「周佛海派」有所謂「三位一體」，除開周佛海本人之外，還有綽號「閻羅王」的羅君強，綽號「小鬼」的丁默邨，這三個都是湖南同鄉，沆瀣一氣，臭味相投。他們行動一致，彼此不分。相形之下，「公館派」反而顯得各自爲「政」，勢孤力單。所以，在比比羣奸之中，才會冒出胡蘭成這樣一個「半路出家」、「非其族類」的打手。

胡蘭成在汪陳面前，純粹是以一種「客卿」、「素人」、「新進者」的姿態出現，早在汪記偽組織開鑼的四五年前，上海淪陷以後，胡蘭成在「中華日報」當主筆，挈妻攜兒逃進法租界，一個月只能領到四十塊的生活維持費，那年冬天他的續絃分娩，小嬰兒得了肺炎，一連兩次去向林柏生借錢，兩次只借到十五元，小嬰兒終告不治夭折，那一幕慘痛的記憶；自是他永難忘懷的。因此之故，他一旦驟爲偽朝新貴，亟於建立功勞，爭取表現，那種心理必然迫切之至。

要想爲「公館派」立功，博得主子的歡心，

唯一捷徑便是硬起頭皮，破釜沉舟，去跟綽號「財神爺」的周佛海鬥一鬥。起先，他抓住汪精衛「艷電」裏的漢奸理論，開始跟周佛海唱反調。周佛海爲了討好日本主子，口口聲聲的說什麼：「中國敗戰的程度，已瀕臨被征服，日本有滅亡中國的力量。」胡蘭成便利用「艷電」中的「日本亦不能滅亡中國」一語，強調其所謂的：「中國雖已敗戰，但程度遠不至於被征服，故其可以和平。縱或有所讓步，亦非城下之盟，遠不至於

作國體之屈服，且此有限度的敗戰尙可曉以道義及遠大之計，或者可能使日本不以戰勝者自居，中國不以戰敗者自處，而達成雙方資格完全對等的和約。」

胡蘭成竭力的跟周佛海唱反調，使得這位蠻勁十足的大漢奸終於因之光火了。有一次，胡蘭成在周佛海的面前發表議論，他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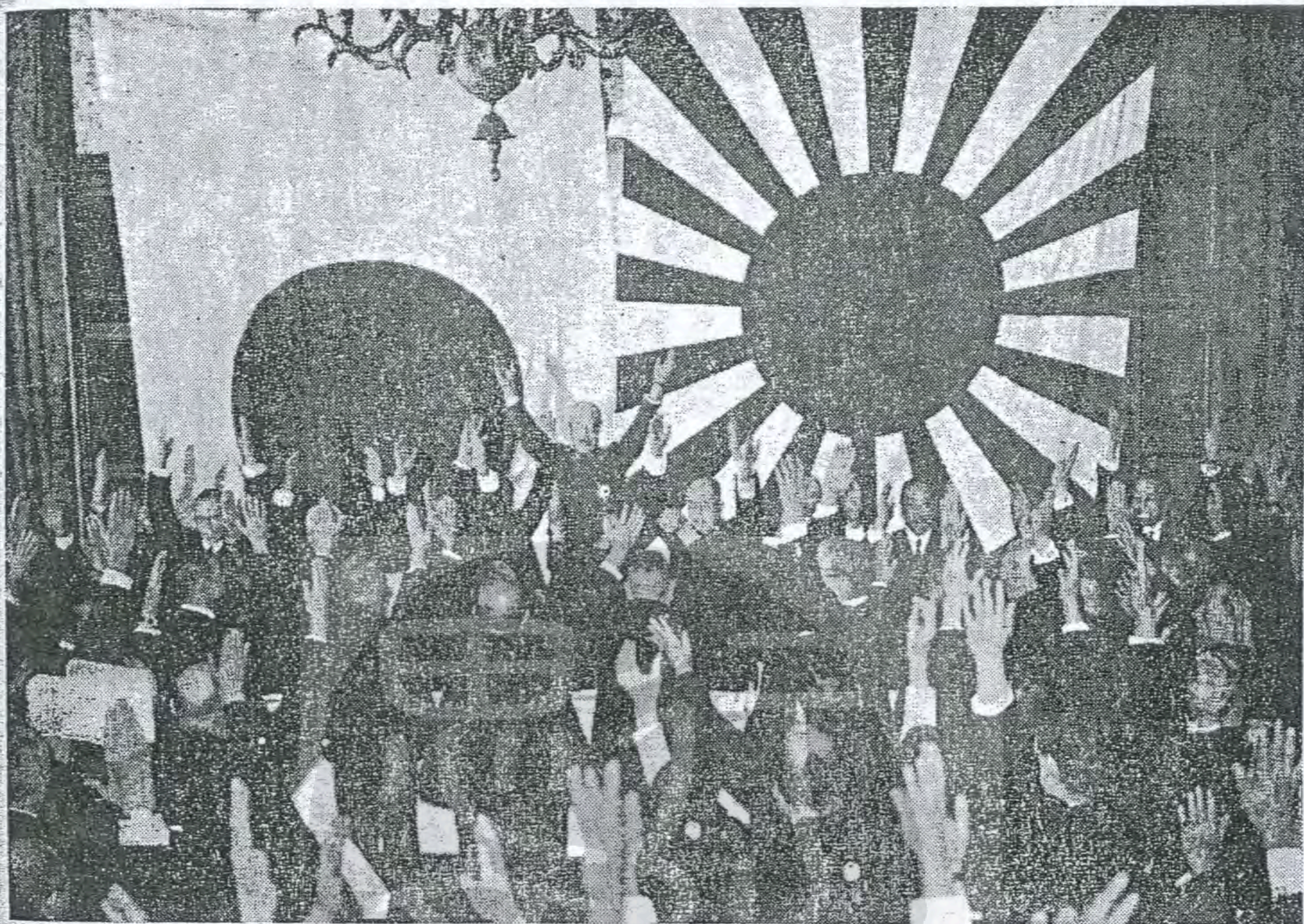
「如今我們實際上只有革命政府，而無革命運動，我們應該發動民衆團體，好像工會、農會、學生會、婦女會、商會、工廠聯合會等等，利用這些民衆團體使和平運動革命化！」他再也不想像不到，出身早期共產黨，慣搞運動的周佛海，竟會當衆駁斥他說：

「革命又怎麼革法，說實話，今天的民衆團體又能有什麼用！」

胡蘭成一心想鬥周佛海，經常的在唱反調，反調越唱越多，就難免唱豁了邊，寫出使汪精衛也覺得爲難的文章。同時他也忽略了周佛海「館外派」的力量，以及汪精衛也不得不遷就遷就周佛海的事實。在爲大漢奸汪精衛做鷹犬爪牙的道上，胡蘭成當然要比林柏生差得遠。林柏生揣摩透了汪精衛的處境和心理，他爲迎合汪精衛的心意，不惜濫用革命二字，把汪精衛的投降賣國當漢奸也稱之爲革命的行動。此所以，周汪鬥法的頭一個回合，周佛海不賣吹灰之力，先就叫螳臂當車的胡蘭成栽了個大跟斗，多半是汪精衛「實僞處此，無可奈何」，偽組織開鑼之初汪精衛命胡蘭成以偽宣傳部政務次長，



周佛海（左）的真面目，圖為與日本賀屋藏相舉觴祝飲時攝。



繼德國席捲全歐以後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攻陷新加坡，東條英機
(中最高者)與全體閣員、眾議員舉臂歡呼。

兼領僑中華日報總主筆，擔任他的發言人，為時方祇兩三個月，便罷了他的僑中華日報總主筆一職，胡蘭成一「多言買禍」，不再是汪精衛的發言人了。

直言無隱擱他耳光

由於這一次重大挫折，乃使胡蘭成的反調越唱越高了，希特勒進軍波蘭，汪精衛召集羣奸檢討國際局勢，人人都在為汪精衛壯胆，報喜不報憂，唯獨胡蘭成力稱英法必定參戰，世界大戰無可避免。他又在日本海軍報道部長間直顯之前大澆冷水的說：

「現在凡事都還沒成定局呢，一切等到日美開戰以後再看吧。」

甚至他和僑中央社社長郭秀峯打賭，用他的一件皮袍子賭郭秀峯的一隻手錶，預測美日兩國在一年之內必定開戰。當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，戰爭初期日軍推進頗速，捷報頻傳，天真有邪的汪精衛顯得份外興奮，胡蘭成却指明了說：

「太平洋上備多力分，英美等國的弱點今後將轉為日本的弱點。尤其日本武力如今已經到了極限，現有的戰果焉能確立？」

據說，汪精衛聆言之下，頓時就怫然變色，抬頭望着天花板，顯然是不願再跟胡蘭成談下去，話不投機半句多，這比清代官吏的一語不合，端茶送客，更加使人難堪。胡蘭成祇好起立告辭，他自己也知道，這一下他跟汪精衛無話可談了。

胡蘭成一心報效，弄巧反成拙。未幾，日本

開國二千六百年紀念，汪精衛派偽農礦部長趙毓松為偽團長，率領偽組織的「慶賀使節團」前往東京，他把胡蘭成也列入團員名單，遣他到日本去走一趟。抵達日本的第一天，日方竟派憲兵「陪同」前往參拜明治神宮，和靖國神社。下午分訪各省（部），到海軍省時，日本海軍省會派一名課長接見。胡蘭成認為欺「奸」太甚；拂袖而去之外，還大聲的說：

「那就不必見了！」

第二天「遙拜」日本皇宮，漢奸代表們要排隊，要攝下影來立此存照。而奴顏婢膝的偽滿洲國代表，和偽華北政府代表和汪偽組織的偽代表們，還在為誰該站在前列的問題爭執不下。求「榮」反辱，滿腹牢騷的胡蘭成便一聲冷笑的說：

「爭些什麼，有本事就不拜！」

言訖，他獨自一人離隊走了。

第三天，正式舉行慶祝典禮，日本皇宮前面的廣場上，應集了六萬羣衆，由日本首領近衛文麿領導三呼萬歲，胡蘭成又使汪精衛下不了台，他隨衆站了起來，但他一聲不出。

第四天，他更有「驚人之筆」，拖着郭秀峯，往晤日本外務省顧問白鳥敏夫，問他對於中日和平的構想，白鳥敏夫悍然的說：

「必須使中國人奉天皇陛下，天皇陛下不單是日本人的，也是中國人的。」

胡蘭成當下就反唇相譏的道：

「日本正與德國、義大利親善，你當着德國人和義大利人的面，也說天皇陛下是德義兩國的人麼？」

郭秀峯情不自禁的駭怕起來，他不敢傳譯，唯有顧左右而言他。

這個偽組織的訪問團一回到南京，胡蘭成的一言一行，當然有人會向汪精衛打小報告，使汪精衛聽了又是一驚。照說，汪精衛為使胡蘭成不再「闖禍」，牽連他自己，就該把他一脚踢開，甚至抓起來坐牢或殺頭。然而，這時候胡蘭成却羽翼已豐，他先已有了實力派的靠山，使汪精衛也難免有投鼠忌器的心理了。因此，當胡蘭成完成訪日之行循例謁汪，向汪提出報告時，連林柏生都在「善意」的叮嚀他說：

「你見汪先生報告的時候，不可以刺激汪先生啊！」

然而胡蘭成却把林柏生的叮嚀，當作了耳邊風，他仍還是在汪精衛面前，將日本主子的倨傲驕橫，偽組織代表的備受輕視，一一據實直陳。「處在矮簷下，不得不低頭」，對當年的汪精衛來說：胡蘭成的直言無隱，無異是在摑他的耳光。可是，汪精衛依然隱忍不發，他只是對胡蘭成嗒然無一語。

七十六號搭李士羣

胡蘭成無兵無勇，無權無勢，他在漢奸羣中，腰杆子怎會驟然之間硬起來了呢。套一句俗話，那正是「有心栽花花不發，無意插柳柳成蔭。」

起先，胡蘭成心甘情願當「公館派」的過河卒子，以唐·吉訶德的姿態挺身而出，和「館外派」的首領周佛海鬥法，殊不料，一來自己「官

卑「職」小，實力不夠。二來唱起反調，多言賈禍，反被周佛海一巴掌摑了下來。當民國二十八年夏，他初被解除汪精衛代言人的職務，祇當偽宣傳部政務次長，曾有一段時期，駐在上海的漢奸頭目紛紛到南京「公幹」，黃埔灘只留下兩名次長級的巨奸，一名是偏處周佛海之下的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頭腦，偽警政部次長李士羣（偽警政部部长由周佛海兼），一名是正走霉運，岌岌可危的胡蘭成。

當時，雖然李士羣掌握得有偽組織裏最大的一股力量，七十六號的特工，但是，他却由於出身微賤，自慚形穢，只能受到周佛海的控制，而無從借步登「高」，搭上一點漢奸「正主子」汪精衛的關係，由而形成了相互利用，一拍即合之勢。有一天，胡蘭成「閑來無事」，「偶然」逛七十六號，七十六號的頭腦李士羣却彷彿是從「天上掉下來了寶貝」，恰似「周瑜打黃蓋」，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。李士羣亟於利用胡蘭成「上達天聽」的那條路線，胡蘭成渴望從舉足輕重的偽特工勢力，扳回他頭一回合的敗下陣來。所以他坦然表示他很愛重李士羣這個「可愛的人才」，當面拍下胸脯，他願意為汪精衛與李士羣之間搭一搭線。

驟聞佳音，李士羣自是喜出望外，他千恩萬謝，百依百肯，也曾許下了胡蘭成若干往後雙方「推誠」合作的條件。於是，胡蘭成欣然入京，他去看「公館派」的實際首領陳璧君，力陳七十六號的極具潛力，大可利用，主張七十六號應該直隸於「公館派」之下，由汪氏夫婦駕馭，進而

形成「公館派」的一大政治資本。

「耐陳璧君對七十六號的印象壞透了，她一聽七十六號便濃眉緊鎖的下了斷語：

「七十六號，那是個帶血腥氣的地方！」

一語峻拒，使得胡蘭成載興而去，興盡而返，幾於無顏無詞以對李士羣。祇是，當他鍛羽而歸上海，不三數日，陳璧君翩然來滬，胡蘭成就此把握機會痛陳利害，他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「除非我們乾脆點把特工制度給廢掉。如果特工不能廢，那麼，特工則應歸諸『國家元首』。要是如像現在這樣，我們唯一的特工機關歸於財政部長、兼中央儲備銀行總裁、兼警政部長、兼特工委員會主席周佛海先生之手，只怕古往今來，世界各國，都不曾有此先例。」

背一遍周佛海的官銜，果然就打動了「公館派」實際牽線人陳璧君的心，她沉思半晌，方始毅然決然，做了個決定說：

「好吧，那麼你就去告訴他，他可以來見我。」

我，係指陳璧君，你，係指胡蘭成，他，係指李士羣。這是「公館派」實際首領陳璧君一生之中，很重要的一個決定。

李士羣果然如願以償，在上海見到了陳璧君。同時，更由於胡蘭成穿針引線，迅速達成他多年以來的宿願。李士羣當然會把胡蘭成視為陳璧君的心腹肱股，「公館派」中一言九鼎的人物。

周佛海飛京哭訴記

陳璧君一見李士羣，聽他貌至恭謹，口若懸

河的一次簡報，要言不繁，該說的全都說了；這才憬悟七十六號裏的鬼影幢幢，偽特工組織又是何等的重要。「七十六號之爭」，至此方始掀開序幕，陳璧君派胡蘭成到南京，向汪精衛當面報告。汪精衛對胡蘭成雖然已有芥蒂，但却礙在閭命難違。於是又給了胡蘭成「矯旨」的可乘之機。他在汪精衛跟前進言，把他自己的奪權構想，當做陳璧君的急急如律令來宣佈。胡蘭成「假傳聖旨」，要汪精衛即日完成下列三事：

一、將周佛海兼任偽委員長長的偽特工委員會，即予以撤銷。

二、已撤銷之偽特工委員會，應改設偽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。

三、李士羣係屬「不可多得之人才」，汪精衛應即日召見。

當着胡蘭成的面，汪精衛對上列之事固然一一領首應允。祇不過，胡蘭成躊躇滿志的辭出以後，汪精衛却由於茲事體人，可能導致「公館派」和「館外派」的正面衝突，因此，趁陳璧君還沒有從上海回來，他要跟陳公博再商量一下。

「館外派」首領周佛海着實「神通廣大」，胡蘭成啣陳璧君之命，由滬抵京謁汪密談，不知怎的竟會被他偵得了消息。周佛海聞訊不敢怠慢，他快馬加鞭，迅即匆匆趕回上海，作緊急應變的部署。

與此同時，「公館派」人物也偵知周佛海的星夜赴滬之行，由而與胡蘭成的所言相印證，益發瞭然偽特工之必需爭取。於是，「公館派」第二號頭目陳公博也急起直追，到上海去。第二天

晚上，周佛海乃設宴款待陳公博與李士羣，水陸紛陳，酒色徵逐。那陳公博終是意志薄弱，當場被粥粥羣雌的鶯叱燕語，灌得酪酊大醉。周佛海把握機會，便挑撥的說：

「公博，你要當心點，莫讓你那位女寵莫國康給胡蘭成搭了去啊！」

莫國康，廣東人，時任偽立法委員，她早年在學校裏是大出鋒頭的女生領袖，性格好勝好強，是陳公博的舊歡，北伐時期，即已成為陳公博的膩友。莫國康的愛出鋒頭和陳公博如出一轍，所以兩人志同道合，儼若夫妻，陳公博對她的愛情也是真實不假，視同結髮夫妻一般的。周佛海在挑起這一場醋海風波其時，胡蘭成和莫國康，僅祇有兩面之雅而已。

然而，周佛海的存心挑撥却有如立竿見影，頓時就生了效。陳公博喝醉了酒，徒知針鋒相對，但却口無遮攔的答道：

「佛海，我看你還是當心你自己吧。你曉不曉得，胡蘭成正在製造中心勢力，馬上就要撤銷你的警政部和特工委員會呢！」

在座諸人，唯有李士羣保持警覺，格外關心，所以他在曲終人散後，立即驅車胡蘭成家，把席間衆人所談的話，以及神情反應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了胡蘭成。當時，胡蘭成即已訶知周佛海對他業已到了圖穿七見，公然攤牌的地步。他瞭然於事態的嚴重，因此，即夜和陳璧君通過一次電話，請陳璧君代他安排一下，讓他以最快的速度謁見汪精衛，俾免周佛海「惡人先告狀」，使汪精衛左右為難，難以應付。

當年京滬之間，最快的速度首推航空班機，於是，在第二天的頭班飛機上，便同時出現了兩名偽府「大員」，一個是周佛海，一個是胡蘭成，兩人同是急於赴京向汪精衛告「御狀」的。祇不過，胡蘭成曉得周佛海此行的動機，周佛海對胡蘭成的南京之行目的何在，却還矇在鼓裏，因為他不會想到他的親信得力幹部李士羣會變得這麼快，已經全部倒向胡蘭成的這一方，決心借步登高，由周佛海的工具升格為汪精衛的爪牙，居然會向胡蘭成去告密。

財我所欲市亦所欲

周胡同時抵京，但却由於陳璧君的巧妙安排，使胡蘭成搶在周佛海之前，先見到了汪精衛，這謁汪一舉的先與後，關鍵相當重要。倘使周先謁汪，汪精衛毫無心理準備，很可能會被一味蠻幹，祇求達到目的，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的周佛海，鬧得當面下不了台，「公館派」爭取偽特工一事，十中有九將要胎死腹中。然而胡蘭成搶先一步，將昨天夜晚周佛海、陳公博的酒後戲言向汪精衛一報告，局面就大不相同了，陳公博既然出之於酒後之言，那麼，汪精衛正好矢口否認，推個一乾二淨，使周佛海也為之疑惑不定，誤以為果真是陳公博在跟他開玩笑，反倒後悔自己的不明究竟，小題大做了。——因此，當汪精衛聆悉胡蘭成的報告，同時也就想好了應付之道，他竟開心得大笑不止說：

「哈哈，公博竟會把這件大事也說了出來，他真是糊塗到家了啊！」

胡蘭成的極機密情報剛剛說完，衛士來報周佛海到，這時候胡蘭成已走避不及，汪精衛便揮手，暗示他到樓上去避一避，胡蘭成前脚上樓，周佛海就後脚踏進了客廳，他果然是趕來向汪精衛哭訴的，他大罵胡蘭成，不該製造分裂，形成傾軋，動腦筋動到了他的「警衛部」來。然而這時候汪精衛先已曉得了周佛海告這一狀的來龍去脈，前因後果，他正好打幾個哈哈，從容應付，一口推說決無其事。汪精衛的做工之好那是可以登台演戲的，不由周佛海不相信，認定陳公博所洩露的天大機密，不過是酒後的一句反唇相譏而已，他很滿意的告辭而出，從此他被矇在鼓裏了。

周佛海一走，胡蘭成便和陳璧君一道從樓上下來，汪精衛三言兩語化干戈為玉帛，一場風波輕易過去，他正得意，仍然還哈哈大笑，再告訴陳璧君道：

「妳看，這樣一件機密大事，公博竟會對佛海說出來了。」

由於胡蘭成這一次的功勞建得不小，陳璧君便用「自家人」的腔調，擺出她那慣有的愛深責切的姿態，斥責胡蘭成道：

「你為什麼要跟莫國康那種女人來往？我看哪，你跟公博恰好配對，一個老糊塗，一個小糊塗，下次公博來，我也要罵他！」

周佛海對汪精衛的矢口否認，信以為真，他算是上了一次大當。不久，胡蘭成和李士羣的部署完成，汪精衛立刻施出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，霹靂一聲，在偽行政院之下設立一個偽調查統計部

，任命李士羣為偽部長。李士羣的漢奸官職升了一級，七十六號不但規模擴大，而且從暗門子成為公開化。

這是周佛海當大漢奸以後，所受的最大一次打擊，他豢養已久的鷹犬爪牙李士羣公然稱「叛」，手中握有的一股邪惡力量，輕輕易易的被汪精衛奪過去。他當然要氣得破口大罵，暴跳如雷。祇是，李士羣那一幫的特工「人心已變」，周佛海明知道即使爭回來也無益，他只好吞下這一杯苦汁，然後利用時機要求汪精衛，他想退而求其「次」，表示他想再兼偽上海市長一職，「公館派」的人則立予反擊，冷諷熱嘲的道：

「你已經由行政院副院長，兼了財政部長，中央儲備銀行總裁，如今又要兼上海市長。有了這麼許多兼職你還不夠，到底你要兼多少要職呢？」

周佛海的答覆則是：

「我所兼的警政部長、特工委員會主席都撤銷了，換一個上海市長，似乎也不為過呀？」

於是「公館派」人便針對他死要錢的弱點，提出相對條件來說：

「這樣吧，如果你肯讓出財政部長，專任上海市長，那倒可以說得過去。」

這一下周佛海果然啞口無言了，因為，在他的內心之中，誠然「財我所欲也，市亦我所欲也」，萬一「二者不能得兼，則寧舍市而取財。」

清鄉機關大權獨攬

李士羣當上了偽調查統計部長，儼然一步登

天，從前是周佛海呼來叱去的奴才，如今在職位上已與周佛海一字並肩。他對於從中穿針引線的胡蘭成，當然是衷心感激，引為平生知己的。尤其，胡汪鬥法，胡蘭成幫汪精衛和李士羣獲得了重大的勝利，他自己和周佛海的怨恨却越結越深。汪精衛要敷衍周佛海，讓他出一口氣，就不得不把胡蘭成作為犧牲。在周佛海的巨大壓力之下，到了民國三十年，汪記偽組織開張的第二年時，胡蘭成已經完全脫離了汪精衛的機關報——偽中華日報。李士羣爲了投桃報李，表示感恩不盡，他送了胡蘭成一筆重禮，包括館址、機器、生財、資金在內的全部報館設備一套，讓胡蘭成獨資辦一份「國民新聞」。

胡蘭成從此利用「國民新聞」爲他個人的喉舌，變本加厲的唱他的反調，使日軍當局和漢奸們頗爲頭痛，藉以引起這雙方面的注意，使他隨時能有捲土重來，東山再起的機會。胡蘭成的「國民新聞」重申汪精衛搞「和平運動」早期的主張，拒絕承認現狀，在「國民新聞」上，他不像其他漢奸報刊一樣，將淪陷區美其名爲「和平區」，而仍稱淪陷區如故。同時公開指出抗戰區和淪陷區同是一個中華民國。汪精衛自食其言，把當初倡呼的「和即全面和平」的口號，一改而爲「以局部和平漸致全面和平」，胡蘭成便抓住這一句話，開始高唱：「請日本從局面撤兵做到全面撤兵」。

在那一段時期，就表面上來看，似乎胡蘭成已經被汪精衛打入冷宮，擲諸十二金釵之外，然而，雙方面的關係却非常之微妙，在汪精衛、陳

璧君那邊，胡蘭成照舊可以登堂入室，參與祕勿。這種微妙關係的由來，大致可以分爲兩點，其一是李士羣還講點江湖義氣，他對胡蘭成飲水思源，感恩知己，願爲胡蘭成撐腰。其二則是李士羣和汪精衛、陳璧君之間終嫌關係不夠，淵源過淺。尤其汪陳夫妻擋對於特工人員終乏好感，也不願意和李士羣之流太接近，遂使胡蘭成身爲兩者間的傳話人。

胡蘭成在「國民新聞」上天天高呼「從局部撤兵做到全面撤兵」，實則日本亦正因太平洋戰區的越來越形擴大，也在渴望抽調在華兵力。胡蘭成把這一點看得很清楚，他是個野心奇大，一意孤行的人，並不以寫寫文章，喊喊口號便引以爲滿足，他還在處心積慮多方策劃，希望他的論調能够付諸實現。因此，有一天，他便開門見山的向李士羣道：

「如果能使日軍先從江蘇撤退，由我們自己來維持秩序，你是否有這樣多的武力可以接防？」

李士羣當下就一拍胸脯說：

「我有特工和警察，只要你說得動汪先生，我一定能够辦得到！」

大好機會當前，不容或失，胡蘭成得了李士

羣拍胸脯的保證，立即由滬晉京，謁見汪精衛，提出他的「局部撤兵」初步計劃，汪精衛也認爲可行，便去和日本駐華派遣軍參謀長板垣修大將商量，果然一拍即合。祇不過，板垣有一項修正意見：不可僅以特工和警察接收江蘇全省的日軍防務，他堅持須以偽軍接替日軍，這一來，反倒

給了汪精衛擴編偽軍的藉口。

一項大規模的計劃在密鑼緊鼓的進行，另一個比偽國民政府「更有可爲」的權力機構宣告產生，那便是使淪陷區同胞受盡財物損失，不勝其苛擾煎逼的偽清鄉委員會。汪精衛決定將此一權力機構交給胡蘭成和李士羣，他自兼偽清鄉委員會委員長，內定胡蘭成爲祕書長，李士羣爲參謀長。

李士羣擺脫胡蘭成

胡蘭成和李士羣這一來就更上層樓，大權在握了。他們可以利用汪精衛的名義，指揮全江蘇省境內的偽軍，從日本皇軍手裏接收富甲東南的江蘇一省，甚至，所有江蘇省境內的地方行政、經濟機關，一概都歸於他們的管轄之下。突然之間出現了這麼大的一塊肥肉，而且係由胡、李二人篤定泰山的分享。於是，在李士羣的內心裏面，爭權奪利終於驅走了江湖道義，他決心把江蘇這塊地盤捏在他一個人的手裏，那就必須將他的搭擋、夥伴胡蘭成一脚踢開。事實上，胡蘭成也在以汪精衛的代理人、親信心腹自居，覺得李士羣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，他忽略了一件事，李士羣在偽組織裏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，他已能直接跟汪精衛、陳璧君打交道了。這也就是說：胡蘭成少不了李士羣，李士羣却無須乎再利用胡蘭成。胡蘭成看不透這一點，他還跟以前李士羣依託於他的那一段時期一樣，頤指氣使，盛氣凌人，事事都要李士羣遵照他的主張。李士羣一看這個主子可能會比汪精衛、陳璧君更難侍候，因而使

他排開胡蘭成的決心愈為堅定，他開始暗中部署，而胡蘭成却懵懂無知。

偽清鄉委員會成立之初，一應和日方的交涉，都由李士羣負責辦理。日本方面也認為李士羣是澈頭澈尾，唯利是圖的大漢奸，南京偽組織裏的實力派人物。他搭上了汪精衛的線，迅即一而再的掌握實權，那就顯見他在偽組織裏「前程遠大，光明無限」，和無權無兵，因人成事的胡蘭成一比，不用說日方是支持李士羣，而不太願意支持胡蘭成的。汪精衛翻手為雲覆手雨，變了一輩子的政把魔術，當然更能把這一層關鍵看得透澈。於是，李士羣和東洋主子，南京老闆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見親密。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的胡蘭成，漸漸的被他們摺在一邊了。

正因為胡蘭成自恃有「建立中心勢力」，提拔李士羣的兩件大「功」，使他對於李士羣毫無防備，認定李士羣是絕對不會背棄他的。在偽清鄉委員會，胡蘭成自以為他是汪精衛的代表、化身，他曾說過他只忠於汪先生一人，凡事唯力是視，一切盡心。所以，他在偽清鄉委員會就難免發號施令，要李士羣唯他之命是從。李士羣呢，一面暗中部署，用最快的速度增強自己的實力，一面則在跟胡蘭成唯唯諾諾，虛與委蛇。

一日，李士羣赴虹口日軍總部，和日軍首腦接洽從那一起正式執行「清鄉」任務，亦即日偽兩軍何時換防。臨行之前，胡蘭成再三關照他說：「你一定要堅持，日本軍隊一地一地撤退時的程序，決定以後，就不容許再更改。」

李士羣也再三再四的回答他說：

「那當然了，我自會堅持到底的。」然而，及至李士羣在虹口日軍總部辦好了交涉，又接受日軍方的款宴，喝得醺醺然的回來，胡蘭成一見到他就問：

「交涉辦得怎麼樣？」李士羣却借酒三分醉，哈哈大笑，答非所問的說：

「我不覺得世界上的人有什麼難對付的，就

連日本軍也很好對付。世界上頂難對付的人，只有一個胡蘭成！」

胡蘭成一聽他說這個話，在他而言，真是「劈開腦心八塊骨，澆下一盆冷水來」，他猛一下子驚了，醒了，更明白了。鳥盡弓藏，兔盡犬烹，李士羣羽毛已豐，路線打通，已將特工、偽軍、行政、經濟大權齊集於一身，他早已用不着胡蘭成了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 第五種 中外人物專輯

雷嘯岑等著

第二輯 最新出版 定價拾捌元

中外人物，向為中外雜誌最大特色。執筆名家，陣容之堅強，極一時之選，既富史料價值，又饒有閱讀趣味，篇篇都是膾炙人口，百讀不厭的佳構。頃應各地讀者要求，繼續編輯富有代表性的名家雷嘯岑、易恕孜等傑作十餘篇。印行中外人物專輯第二輯。本書現已出版，訂價十八元。

「中外人物專輯第二輯目錄」

- 雷嘯岑：楊永泰龍蛇起陸
- 徐荻芬：慈禧的一生
- 姚蒸民：鄧家彥口述革命珍聞錄
- 高鳳英：蕭伯納絢爛一生
- 王成聖：達賴十三世的悲劇
- 王培堯：林覺民伉儷情深、梁任公祕密戀史、羅癭公與程硯秋。
- 易恕孜：白石老人的詩書畫篆刻
- 王俊士：丘逢甲和廣州光復
- 趙淑敏：黃仲則綺懷不了情
- 林可如：十年侍從眼中的希特勒